

博物館中的國族想像—— 葉石濤文學紀念館的國族文學論述

姚明俐¹

摘要

葉石濤文學紀念館於 2012 年，在臺南市政府營運之下，設立於與作家出生同年落成的前山林事務所。本研究以葉石濤文學紀念館為研究對象，分析葉石濤文學紀念館展覽主題，嘗試理解官方在推廣文化，並以此為建構臺灣認同的策略與實踐。一方面，本研究探討館內展品的意涵，以及彼此之間的互文性；此外，也探討該館策劃的導覽解說，尤其是配合展覽舉辦的戶外地景踏查活動，作為博物館論述的延伸。結論指出，該館的展覽以及解說員解說的內容，以葉石濤作家本人的生活與文學書寫為基礎，期以文學活動強化臺灣國族意識。文本隨著時間與空間的延伸，使已故作家與其書寫，超越博物館展品的靜態與文學的抽象本質，而能和民俗、歷史以及臺灣的集體記憶等日常事物結合，展現官方論述建構當代臺灣國族認同的具體實踐。

關鍵詞：國族認同、文學地景、臺南、葉石濤文學紀念館、解說員

前言

從博物館的角色與功能出發，公立博物館可視為官方論述的載體，藉由公共設施提供大眾休閒與教育，達到社會化與建構認同的目標。以各類博物館的功能而言，官方文學博物館主要的角色與功能，在於推廣國家文學，以及國家文學背後所蘊含的要義，即國家文化與認同 (Young, 2015; Watson, 2006)。學者彭瑞金 (2007：

76) 認為：文學博物館不一定必要，但是在臺灣的政治與歷史脈絡之下，由於對臺灣國族認同的辯論，使文學博物館帶有論述國族認同的重要性；這個觀點，並非僅是學者們個人的思考立場，而是與當代臺灣社會公共領域中對臺灣國家認同長期的關注結合。臺灣國族議題辯論的核心，圍繞著臺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特別是雙方歷史與文化關係的詮釋。基於這項理由，本文以葉石濤文學紀念館為例，論證官方

¹ E-mail: s0930143@gmail.com

如何藉由文學博物館，建構與推廣當代臺灣的國族想像。

葉石濤文學博物館的重要意義，一方面在於本身是第一個由政府所創立的作家文學紀念館（臺南市新聞電子報，2012）；另一方面，該館強調葉石濤的文學理念——沒有土地，哪有文學，從這個角度而言，延伸臺灣社會自 30 年代以來，對臺灣文學論述的關注（林巾力，2010；呂正惠，1988）。30 年代左右，作家嘗試由書寫內容凸顯臺灣文學的獨特性。40 年代的第二次辯論，也是外省籍與本省籍作家之間的辯論，外省作家認為不宜強調臺灣地方特殊性，但本省籍作家認為臺灣文學應該扎根於臺灣。之後於 70 年代中期，辯論的要點在臺灣本土文學的本質，以及與中國文學之間的差異，或是 1980 年代末期、1990 年代左右，提倡臺灣文學應具獨特的臺灣民族特質（蕭阿勤，2000：128）。雖然，數十年來的辯論核心幾度變遷，長期以來不變的目標，在於探索、找尋並嘗試建立臺灣認同。

理論上，文學作為文化的一類，流行文學的功能，在於溝通不同文化群體，建立起彼此之間的良好共同愛好；然而，國家文學的功能，卻在於彰顯國族文化特色 (Corse, 1997: 6)，以區隔自身與他者，顯示出國族之間彼此的疆界。從這個角度而言，葉石濤文學紀念館所傳遞的臺灣文學內涵又是什麼？以葉石濤作家本人的觀點，臺灣鄉土文學意指臺灣作家以寫實的方式，描繪與書寫這塊土地上的故事。相較於中國文學而言，葉石濤承認臺灣與中國確實於文化上有密切的關係，但是，由於歷史遭遇，以及特別是政治社會狀況的差異，兩者具有截然不同的內容（葉石濤，1987：144）。以國族主義的角度而言，若將國族定義為 Benedict Anderson (2006) 所說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意指國族既建立於土地上的

政治疆界，也是成員心理之間彼此的認同，更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心理所圈畫的、想像的疆界。回顧葉石濤的文學作品內容，在 60 年左右的寫作生涯中，估計有 150 篇小說，其中約有 120 篇，書寫主題為臺南府城，更精確的地點在於現在臺南中西區。從地理範圍上而言，葉石濤的書寫內容區域範圍，僅止於腳程可及的府城城內。葉石濤本人所強調的「土地」，也是其本人所強調的文學書寫的根基，這個概念如果意指鄉土，也就是所謂的 homeland，意思為承載著記憶與往事的地理空間；或是所謂的國土，用以彰顯國家政治疆界的重要事物。那麼，葉石濤文學又如何代表臺灣文學，區分臺灣與其他國家，特別是同為以中文書寫的中國文學，呈現臺灣國族想像，而反映臺灣認同論述？

基於上述提問，本研究從葉石濤文學紀念館如何呈現主題，論證官方文學博物館如何呈現臺灣的國族論述。該館的展品包括展覽物、各項文字解說，皆為研究的文本素材。除了以博物館的形式呈現作家與作品，並經常性地舉辦「文學地景踏查」活動，經由解說員帶領民眾參觀小說中書寫的臺南府城實景。基於這個理由，本研究視此部分為該館的論述延伸，經由參與觀察法，調查研究解說員如何解說文學地景。因此，研究問題為：葉石濤文學紀念館如何展現主題，包括作品、文物、作家個人相關資訊。此外，本研究也關注：在文學地景踏查中，解說員解說的方式，包括舉例、資料，組織而成的敘述內容中，如何呈現葉石濤文學？再者，由於葉石濤作品中大多數為臺南在地書寫，他本人的理念「沒有土地，哪有文學」，也是該館強調的具體重點。本研究也分析展場論述中，「土地」與「鄉土」的意涵，屬於臺南地方，還是地理覆蓋層面更廣的全臺灣；意指僅象徵地方認同，還是以全

臺灣為範疇的國族認同？因此，本研究也關注該館的展品物件，包括文學地景踏查活動，如何呈現臺南，嘗試解析屬於臺南在地書寫的葉石濤文學，又如何發展成「臺灣」國族文學論述，而引發民眾的國族想像？

葉石濤文學與文學紀念館

日治時期 1925 年，葉石濤出生於臺南府城白金町（打銀街），小學前曾受兩年私塾漢文教育，中學階段於臺南州立第二中學校（今臺南一中）。在葉石濤的創作生涯中，小說創作是他花費最多時間的部分，數量高達一百五十多篇短篇，其中約有 120 篇以臺南為書寫背景。從葉石濤創作品而言，自 16 歲（1941 年）開始從事小說創作，中學三年級完成日文小說《征臺譚》、《媽祖祭》。1943 年，《林君寄來的信》刊登於西川滿主編的《文藝臺灣》，為第一篇刊登的作品。1950 年發表了多篇世界文學的評論文章。1951 年，因為「知匪不報」罪名，判刑 5 年，坐牢 3 年，文學創作自此封筆近 15 年。1965 年，再度提筆創作，發表《臺灣的鄉土文學》於《文星》雜誌；文學評論與創作並行。復出階段，他創作大量小說，共計約 39 篇小說作品。1977 年發表的《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正是臺灣鄉土文學論戰時期的作品（呂正惠，1988）。在此之後，於 1987 年出版著名的《臺灣文學史綱》，至 2008 過世之前，期間持續發表自傳式的散文。

臺南府城是葉石濤生活的地方，也是其大多數小說創作中的背景，以葉石濤本人日常經驗的人事物，構成小說的書寫情節，像是依然活存在府城生活中的大小街道——米街、算命巷；廟宇——天公廟、關帝廟；習俗——做十六歲；建築——林百貨、寶美樓。獨立的單篇小

說，情節又在某種程度上相互聯繫（盧淑芳，2011），小說彼此之間互為文本，形成更複雜的書寫脈絡。因此，閱讀葉石濤小說，就彷彿穿梭在府城市井的大街小巷——度小月的擔仔麵、石精白的牛肉湯、林百貨的高檔貨、開隆宮的成年禮，想像當地生活，體會葉石濤本人秉持的書寫理念「沒有土地，哪有文學」。

臺南市政府於 2012 年 8 月 11 日，將與葉石濤出生同年（1925 年），於 2002 年指定為市定古蹟的山林事務所，設為葉石濤文學紀念館，同時也是臺南市孔廟園區旅遊資訊中心。一樓展場展出葉石濤生平、作品與相關文物，除了以媒體影片播放，也在展場正中間，將文學內容標示在府城地圖上，並將二樓的展場設計成葉石濤的寫作書房。此外，更特別的是該館也於每個月定期舉行一次「葉石濤文學地景踏查」，一共 4 條不同路線。行程始於博物館的導覽解說，接著出發到作品中的府城地點場景。

博物館、文學、文學博物館

一、博物館與國族認同

國族的意涵，可以 Anderson (2006) 巧妙將之比喻成「想像的共同體」為思考的起點。這個概念將國族比喻為非實體物質，然而，其中的成員縱使不曾見過彼此，卻想像彼此的存在，且與自己同屬於一個團體。這層想像，使成員之間形成擁有共同信念的共同體；此外，圈畫彼此屬性的時候，也區隔本身與其他團體。想像的起點，經常來自日常生活，例如：古蹟、國旗、公共設施等。這些事物，象徵過去歷史的證明，展現舊時文化；同時，也具有符號功能，刺激想像輝煌或黑暗時代等過去，具有促進集體認同與聯繫群體的功能 (Smith, 2010: 11-14; Edensor, 2002: 37)，也因此能引發人們的情感。這

個過程，形成外在事物與個人內心之間的橋樑，也是引發國族想像的媒介。以 Anthony Smith (2010: 11-13) 的觀點解釋，則為主觀感受與客觀事物的串聯光譜 (subjective-objective spectrum)。

從國族建構的理論層面思考，由於「認同」是抽象的心理現象，因此，建構認同的方式，並不是依靠制度或強制性，而是以心理潛移默化的方式。就如 Michael Billig (1995) 說明官方建立國族意識，經常以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例如：公共機關的空間設計、博物館展場空間與展品規劃、教科書書寫，乃至單一物件如國旗、古蹟，或國定假日與節慶，這些有形的事物或策略，都是國家建構國族環境 (national environment) 的方式 (Anderson, 2006; Billig, 1995; Edensor, 2002; MacGregor, 2014)；而「想像的共同體」的疆界，也是這個策略的結果之一。在這個過程之中，透過官方策略，傳統、價值、歷史、記憶等促成國族想像的事物，其情節與內容經由重新組合；或許強調某些情節、重新詮釋彼此之間的關聯，或是省略情節中的某部分，某些情節因此而成為共同的記憶，但某些卻漸漸由記憶邊緣化，事件因而隨著時間與社會情境不斷再製 (MacGregor, 2014; Smith, 2010: 22; McCrone, 2001; McCrone et al., 1995)。這個結果，影響社會大眾對現實的詮釋，也影響民眾對過去的認知，並重新詮釋這塊土地的過去，與此相關的國土疆界與定義也同時改變。這是官方意識實踐，也是創造並再製國族想像的原理。

從上述理論觀點出發，公立博物館則是具有國族論述的重要設施，如上 Smith (2010) 所說的客觀物 (object)，具有觸發共同情緒和想像的功能，也是學者認同作為宣導國家主義、促進國家認同的重要物品 (Bechhofer and McCrone, 2013; Edensor, 2002: 59; McCrone et al., 1995)。博物館展

品的意義，一方面，出於物質本身的歷史性；然而，卻不僅止於這層客觀意義，當這項事物加入權力力量，例如：官方論述，本身則進一步再製為帶有特定功能性的角色。Anderson (2006: 178) 以殖民地政府與統治的角度，說明文化認同對於國族建構的必要。然而，政治權力卻無法直接合法化文化，因此藉由策略性的操作，像是設置博物館，製造文化論述，建構殖民政府於殖民地之間的合法統治關係，達到官方的政治目的。通過管理博物館文物，參觀民眾得到某些資訊，例如：過去的成就、共同的敵人、集體的痛苦或榮耀，Smith and Campbell (2016: 454) 更強調博物館的影響，並不僅止於對該展品的認識與知識，在參觀民眾接觸這些物質材料的過程中，所引發的情感以及所建立的知識，可能後續影響他們對事物的理解，國族認同與信念也由此延伸、深化、傳承。公立博物館透過論述影響民眾情感，將建立在法治關係上的公民社會，再度塑造成為具有共同信念的團體 (Wang, 2004; Edensor, 2002: 45)。

二、文學博物館與國族想像

以社會功能區分，文學可分為流行文學與國家文學。流行文學在全球經濟市場之中，搭建起國際之間的交流，是彼此之間的對話管道。與大眾流行文學不同，國家文學的功能與角色，在於展現國家文化；從這角度而言，將視野拉高到全球脈絡之中，就如世界各國文學：美國文學、英國文學、德國文學、日本文學與中國文學，除了展現出世界文化地圖，同時，也以文化清楚標示出國族之間的疆界 (Corse, 1997: 6)。理論上而言，國家文學意指作品內容反映國家的獨特歷史、傳統或共同情感的情節，可能是神話、人物等等相關特徵，這些書寫的事物，不僅是文學想像，更與社會個人的親身經驗結合 (Young,

2015; Corse, 1997; Doyle, 1989: 14-15)。就如美國文學，強調自信、自我價值的強烈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思想，例如：馬克吐溫的作品，描述個人探險的故事，或是富蘭克林的自傳，展現自我實現的過程，與同樣地處北美的加拿大文學，強調社會與家庭的重要，將個人的價值扎根於集體價值之中，形成明顯的對比 (Corse, 1997)。

國家文學的定義並非出於不證自明的因素，而是發生於國家權力運作，選擇與定義文學經典，並透過制度執行與推廣的成果，例如：語文教育的運作、博物館等公共設施。在傳播的途徑上，並不一定如流行文學一般，以商品的形式躋身於行銷市場，而是藉由制度實施，推廣文本，與社會大眾交流 (Corse, 1997: 6)；或透過教育，塑造語言與書寫習慣，例如：英國教導莎士比亞文學，即具有教導語言，以及推廣英國文化的雙重目的 (Court, 1992)。再者，閱讀是心理與文字互相交流的過程，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思緒捲入了書寫的情節裡，文學的內容因此滲透進入心理的層面，影響認同，也如 Anderson (2006) 所說的閱讀促進想像共同體的原理，塑造公民的語文素養與習性。由於這些制度的運作，國家文學與市民的日常生活互相結合。因此，環境塑造了個人認同，也形成文化差異與群體之間的界線 (Bourdieu, 1996)；從這個面向，可以理解國家文學為塑造集體信念、彰顯國族文化的方式 (Young, 2015)。

結合上述博物館與文學的特質，公立文學博物館係透過官方論述，以文學為素材，創造國族想像的途徑。例如：位於英國史特拉福小鎮 (Stratford-upon-Avon) 的莎士比亞故居，或是蘇格蘭作家羅伯特 (Robert Burns) (Young, 2015: 234, 236) 等作家博物館都是著名個案。博物館展示作家的生平與作品，引起參觀者追尋作家的參

訪動機，並藉由展品傳遞故事，把作家博物館化，以實踐政策目標 (Marsh, 1993)。此外，為了增加來訪者的參觀經驗，博物館本身也以許多有創意的方式進行，像是除了展品本身，將故居整修開放成高級民宿，例如：英國蘇格蘭 Walter Scott 作家博物館，讓民眾親身體驗作家本人的生活與品味，或是藉由圖書、期刊、演講、慶典等方式進行。這些方式，使博物館展覽由靜態的角色，像是作家的生平與生活，連帶加入了許多相關事物，包括家人、作品，而轉換成動態的本質，走入公共領域與市民日常生活中，使民眾最初的好奇心，被轉化成相關的知識與情感 (Young, 2015)。

三、臺灣國族想像的輪廓

臺灣的文學博物館，最早為 1962 年的胡適紀念館，1980 年代之後陸續成立鍾理和紀念館 (1985) 與林語堂故居 (1985)；1990 年代後的賴和紀念館 (1995) 與明道中學現代文學館 (1999)；2000 年以後的吳濁流藝文館 (2003)、國立臺灣文學館 (2003)、高雄文學紀念館 (2003)、楊逵文學紀念館 (2005)、李榮春文學館 (2009)，以及葉石濤文學紀念館 (2012)。學者曾反思與分析文學博物館的特殊之處，在於透過作家與文學作品傳達美學與心靈上的感受，就如王嵩山 (2005) 透過與其他類型博物館的比較，說明文學博物館的特色，在於蒐藏與作家的相關物品、文獻，與社會大眾溝通。李俊宏、蔡玲瓏 (2014) 則以鍾理和文學紀念館為實例，展示該館如何藉由展覽，促進遊客和作家、作品之間的對話。

在臺灣的社會脈絡中，文學紀念館的角色與功能，並不止於文學教育或美學欣賞的意義。陳佳利 (2011) 指出臺灣的文學博物館設置的目的、規劃、主軸皆有所不同，可根據文學博物館展覽內容，將之分

為 4 類：作家故居紀念館、作家主題博物館、文學作品博物館、綜合文學博物館。若進一步由臺灣的文學博物館成立背景與目的而言，從臺灣政治民主化的歷程作為社會脈絡出發，分析文學博物館成立的時代背景，說明 1980 年代以前、1980 至 1990 年代、2000 年政黨輪替以後的時期，會發現各自有不同的發展宗旨。若分析黨國時期胡適、林語堂紀念館的成立，以及 1980 年代末期，臺灣政治民主化的風氣愈益升高之下，鍾理和紀念館的籌建為例，足以論證臺灣的文學博物館其成立背景，皆與政府的國族理念相關。林佩蓉 (2009) 也指出 2000 年之後，文學博物館也透過綜合型的文學館，包括地方書寫與國家文學史，塑造國族與地方認同，例如：國立臺灣文學館的成立，透過常設展的展場規劃，以臺灣文學發展的社會文化情境，陳列重要作家及其作品。與眾多國際學者的關注類似，臺灣的這些相關研究，指出了文學博物館的功能與國家主義之間的關係 (Young, 2015; Corse, 1997)。

雖然學者已經明確指出，臺灣的文學館不論是私人的、地方級的或國家級的，其推廣宗旨皆緊扣著在地意識與認同的主題。從國族理論的觀點來思考，土地或鄉土這個詞本身意指地理概念；使用於社會情境中，尤其是國族主義學者使用的概念，則指稱這個地理空間與歷史的結合，在時間與空間共同構成的基礎之上，與曾經存在的人物、發生的故事，交織而成這塊土地的過去，就如「鄉土」這個詞，不僅是土地所指稱的地理概念，也是與個人生命，包括世代，結合在一起的概念 (Smith, 2010: 13)。也由於這些元素，民眾心裡得以圈劃出共同體的範疇。然而，臺灣每個地區皆有當地的特色，兩百年前的府城臺江內海，也僅是府城地區的記憶。葉石濤所說的在地文學，就如同他本人所書寫的小說，扎根於臺灣這塊土地。

葉石濤小說作品大多數以臺南府城為書寫場景，相較於其他作家的作品，例如：楊牧所書寫的《山風海雨》、《方向歸零》，具花蓮地區的地理特色，斷崖邊的山水，山林中的聲籟，卻不是府城地區居民所能擁有的在地經驗。從這個角度而言，縱使雙方都是臺灣在地的文學，區域與區域之間的關聯與聯想如何建立？如何使讀者得到「臺灣共同體」的想像圖，建構國族想像，形成臺灣文學論述，顯示出臺灣與其他國家的界線？歷來的研究並沒有給予這個問題的解答，基於這個理論與實證的關注，本文以葉石濤文學紀念館為個案，論述官方設立的單一作家博物館，如何實踐、推廣、建構國族想像，與臺灣文學論述。以國族主義的理論角度而言，想像的共同體，即是鄉土（國土）的範疇，但葉石濤本人書寫的內容是腳程可及的府城中西區，紀念館又如何能藉此促成臺灣的國族想像？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葉石濤文學紀念館內展品為文本 (text)，分析文本如何呈現該館主題；此外，本研究也採取參與觀察法，探討導覽員如何解說展品相關知識。博物館展覽面臨的挑戰來自於空間與文物的靜態模式，特別是文學博物館 (陳佳利, 2011: 60)，難以吸引觀眾興趣，導致很難引起共鳴而再度來訪的意願，或是口耳相傳的口碑行銷 (殷寶寧, 2018: 73-74)。葉石濤文學博物館特殊之處，在於除了館內靜態的常設展之外，也定期舉辦文學地景踏查活動，與展場的展品，尤其是該館所推行的作家生活、文學地景相輔相成。這種策略，就如耿鳳英 (2011: 107) 的建議，富有故事性的展覽，才是吸引觀眾的方法。因此，這場解說活動可視為該館重要的展覽延伸。隨著導覽的內容，包括與



圖 1. 葉石濤文學紀念館。外觀建築為成立於 1925 年的山林事務所。(攝影／姚明俐)

博物館展品相關的知識內容；導覽的方式，包括期間引用的故事與圖片；或解說員的肢體語言，無不牽引觀眾的注意力進入博物館的主題裡，影響觀眾的參觀經驗 (Best, 2012; Bearman and Geber, 2008)。此外，解說員比起博物館多媒體設備，前者更能吸引觀眾的眼光，將興趣投射在展品之上。再者，由於觀眾不一定照著參展路線，導覽員的功能則能帶領觀眾觀展，提高其對館內展品的理解 (Bearman and Geber, 2008)。因此，本研究也以參與觀察法，於 2017 年至 2018 年 3 月期間所舉辦的 8 場地景踏查活動 (附錄一)，每場 3 小時，以田野筆記方式，實際考查該館的文學地景踏查解說。

地方認同中的國族認同：葉石濤文學地景論述之社會再製

葉石濤文學紀念館是以日治時期遺留至今的「山林事務所」為展場 (圖 1)，以展品主題方式呈現，尚未進門之前，首先會看見館外牆上的大看板——葉石濤本人走在祀典武廟前的算命巷，旁邊配上文字說明，標題為《葫蘆巷春夢》，標題下方



圖 2. 文學館進門處的看板。葉石濤走在小說中的葫蘆巷，也就是臺南人俗稱的算命巷，看板上也有小說中的文字節錄。(攝影／姚明俐)

則是小說書寫節錄段落 (圖 2)；館內展區分為：作家生平、手稿與文物、作品介紹牆 (圖 3)、文學地景 (圖 4)、作家房間 (圖 5) 等 5 區，以顯示作家本人生活、小說作品與實際生活之間的連結。

一、作家生平與臺灣歷史多元性

該館主題為作家個人，透過介紹作家個人與文學書寫，建立起作家本身與社會大眾之間的連結，包括家族成員、府城居民。在個人故事與書寫中，呈現府城過去的生活變遷，也呈現出臺灣歷史的輪廓。時間與空間是記憶的容器，圍成想像共同體的疆界 (Giddens, 1984; Harvey, 1989: 284-307)。該館便是以作家個人介紹，包括個人生活與小說為主題，進而超越個人

的生活與時代，形成整個府城的集體記憶、臺灣社會生活的縮影以及其四百年的歷史軌跡。

葉石濤生活於日治時期以至現代 (1925-2008 年)，該館於進門右邊第一展區，主要為作家生平的牆上影音介紹：



圖 3. 館內的文學作品牆 (攝影/姚明俐)



圖 4. 館內的文學地景展區。將小說內容片段節錄，標記於地圖上。(攝影/姚明俐)



圖 5. 葉石濤二樓書房 (攝影/姚明俐)

「1925（1歲）葉石濤先生出生於臺南白金町（清領時期名四平境打銀街，今民生路三巷十六號）」，接下來則逐年條列生活與作品。上述介紹點出了具體的地點，依時間的推演呈現：白金町、四平境打銀街、民生路三巷。「四平境」意指清領時期廟宇之間連結而成「聯境」，為處理本區公共事務與治安的區域單位（吳秉聲，徐明福：28-29）；白金「町」的名稱由來為日治初期於全臺灣的都市計畫，1900年首先於臺北與臺中實施，以「町」為劃分城內區域的單位（黃武達等，1995：107-110）。這個區域於清朝、日本、當代臺灣等不同政治時期的名稱，在介紹葉石濤的生平時，書寫於同一敘述段落中，一段接著一段的過去，連結成線性的時間軸，串起這個地方上層層疊疊的記憶與光陰嬗遞。歷史多元的論述立場，也與館內的其他區域互為文本。進門左邊第一展區，作家生活與音樂的興趣：「葉石濤就讀中學時，因為當時的日本老師知道他愛好文學，得知他的音樂修養尚且不足，便常邀請他到家中聆聽唱片。」而二樓的書房，書桌上的來信，寫著葉石濤當時的地址：「中華民國臺灣省高雄市左營區勝利路

196號」，同時也擺著日文辭典與國語辭典（圖6），這些物品共同出現於同一空間，呈現出作家學習語言的生活背景，也象徵葉石濤生活於日治變遷至當代臺灣的時代特徵。

除了展品直接傳遞的訊息，隱藏中的論述 (implicit discourse)，則藉由介紹家族的相關資訊，時空背景也超越當代臺灣與日治時期，往前推移到更早的 18-19 世紀：「〈府城的過年〉：我的遠祖在府城發跡以後，就在打銀街蓋造了富麗宏大的房屋，由於出了幾個文武秀才（祖父還是武舉人呢！），從普通富裕的商家搖身一變為『鐘鳴鼎食』的仕紳家。」（圖7）此外，甚至更進一步推移至明鄭時期，像是在地景踏查活動中（2017年9月），由於解說員一邊解說葉石濤小說所書寫的內容，向聽眾介紹芒果林（樣仔林）時，提及小說《抉擇》的時空背景：「以前這邊的地名，馬兵營。為什麼會有這個名字？因為鄭成功帶軍隊來臺的時候，軍隊就駐紮在這個地方，鄭成功的部將馬信駐紮在這個地方，馬兵營街。」（圖8）雖然，鄭氏家族治理臺灣的事蹟並未出現在葉石濤的文學作品或紀念館的展品之中，17世紀時期的臺灣，卻也



圖 6. 二樓書房中，書桌上的東西，可清楚看見中日字典，還有信封上寫著葉石濤居住地的地址。（攝影／姚明俐）



圖 7. 館內展出葉石濤的作品原文《府城的過年》。(攝影／姚明俐)

在紀念館的解說活動中，與紀念館中的故事互相連結在一起，呈現府城這塊土地政治變遷之下所形成的多元歷史面貌，以及在朝代更替的時序概念中，打造出國族認同的歷史根基 (Smith, 2010: 32)。

展示的意義主要是歷史多元的觀念呈現，除了展現這塊土地上時間的推移，更在這個歷史脈絡中，讓經歷這段過往的人，擁有特別的共同記憶。也是這個原因，使葉石濤文學紀念館的國族論述，出於介紹作家個人，卻超越作家個人，呈現府城、臺灣社會經歷這些時代變遷的集體情感，以及這份情感的特徵，就如展場中〈府城的過年〉原文完整段落：「民國八、



圖 8. 圖中這個區域屬於八吉境，也就是芒果林（樣仔林）——葉石濤小說《抉擇》的背景。(攝影／姚明俐)

九年，日本統治臺灣已過了二十多年的時候，我家眾多叔公，不但沒進過公學校念書，且一句日本話也不會說，竟跑到廈門的英華書院去深造；由此可見，他們心底深處的漢人意識多濃厚了。」反映出當時從清朝時期過渡到日治時代，政治變遷所引起的文化衝擊，以及臺灣人國族認同上的進退兩難。這種現象，是幾度歷經政治變遷的臺灣人的心理特徵，就如吳叡人 (2016) 所論述的戰後臺灣，民眾的認同徘徊在中國、日本、本土臺灣的 3 個祖國之間。由於政治歷史的因素，無論是清末與日治時期之間、日本與戰後臺灣之間，國族認同的複雜情緒普遍存在；這並非僅是單一家庭或府城的地區個案，而是屬於全臺灣的共同經驗。

二、文學書寫與現實生活的連結

該館文學作品區介紹了幾部葉石濤

的著名作品，例如：《紅鞋子》、《西拉雅末裔潘銀花》、《蝴蝶巷春夢》，更在文學地景區將小說中的地點具體標示在地圖上，並輔以小說內容節錄段落於其中，一共展出 38 處。這種方式，顯示作家葉石濤所強調的文學理念「沒有土地，哪有文學」，同時也促使參觀者理解小說的內容。該館雖然以作品牆與地景方式呈現作品，但是除此之外，並無其他語音或是文字的詳細說明，因而限制了民眾對這些作品的認識。然而，該館卻安排了解說員緩解這項問題，使解說員在其中扮演介紹小說與作家的重要角色，參觀者因此瞭解到葉石濤的文學，並非僅是博物館的靜物或是虛構的小說書寫，而是跳脫了文學的範疇，與日常生活情境結合在一起，拉近文學與聽眾的距離。就如介紹新美街的時候，解說員說：

米街在葉石濤小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現在叫做新美街，以前清朝時期、19 世紀初就已經有的街名。當時街名都是以產業命名，米街顧名思義就是當時跟米有關的行業，都聚集在這個地方。從 1965 年代起《青春》這一篇小說起，就已經開始提到米街，《二姑我和藝旦》、《巧克力與玫瑰花》，很多地方都講到米街。我們臺灣的米品質很好，產量又豐富，清朝經常外銷，就是從這個地方運出去。前面這一段過去叫做抽籤巷，現在也是新美街的一段，意思就是以前這裡是關帝港開基武廟，特別是要出海去，有時候在廟裡抽籤，卜個吉凶。但是當時不一定大家都識字，所以這邊就聚集了算命解籤的行業，幫大家解籤。（圖 9）

透過解說，因此拉近參觀者與作家、作品之間的關係。就如紀念館中的文學地景區出現於小說《往事如雲》的書寫背景——「蝸牛巷」，位於現在民生路一

段 157 巷 25 號：「辜安順的阿母把位於紅寮厝的三甲看天田賣掉，在這蝸牛巷頭買了老屋居住，貪的是這巷路位於府城西門町最繁華熱鬧的『宮古座』戲院後頭，是鬧區中的幽靜的山谷的關係。」（圖 10）有關這個地景，在館外踏查活動的時候（2018 年 3 月），解說員帶領參觀者到葉石濤的故居：「這裡面很多民宿，主要還有一棟是葉石濤的故居。」（圖 11）透過博物館解說員介紹，使參觀者理解到作家、文學並非僅是存在於歷史中，而是在當下的日常生活空間之中。

介紹作品的過程中，文學又與歷史互為文本，得以與習俗、信仰結合在一起，使文學書寫跳脫抽象與虛幻的性質，成為與更廣泛生活情境結合在一起的實踐；例如解說員解說小說《七娘媽生》地景開隆宮時提到（2017 年 10 月）（圖 12）：



圖 9. 眼前這條路，是昔日關帝港港道，歷經滄海桑田，逐漸陸化成今天的道路樣貌；而與之交叉的巷道，就是「抽籤巷」；開基武廟位於路衝處，「內關帝港的籤詩」，也就是指開基武廟的籤詩。（攝影／姚明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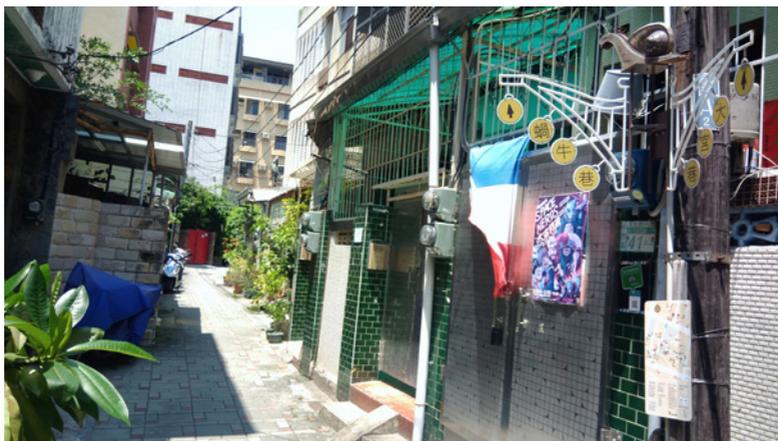


圖 10. 蝸牛巷也就是臺南中西區民生路一段 157 巷的巷弄 (攝影/姚明俐)



圖 11. 「蝸牛巷」巷中的葉石濤故居，位於臺南中西區民生路一段 157 巷 25 號。(攝影/姚明俐)



圖 12. 「開隆宮」是臺南府城舉辦「做十六歲」成年禮的起源地，現在每年農曆七月初七，依然按照古禮舉行。(攝影/姚明俐)

開隆宮，也是臺南做十六歲轉大人的寺廟。葉石濤有一篇小說叫做《七娘媽生》。以前臺南就是五條港嘛！有很多搬運工人，童工就是大人的一半工資，所以做十六歲是一個非常慎重的儀式；一方面希望保佑小孩子平安長大，另一方面表示之後可以領大人工資。可是到了太平洋戰爭，殖民政府什麼都要管制，這些習俗活動也要管制。他堂哥要做十六歲，他們就想了一個辦法，他們就找了寶美樓當家花旦小紅，請她來招待警察局長，把他灌醉。後來他堂哥就順利做了十六歲。這個儀式活動，在我們這邊，還有安平那邊都有，可以穿狀元服。

上述段落，起於談論葉石濤的文學《七娘媽生》。小說內容本身提到臺南府城地區「做十六歲」的習俗，該文中並沒有提到這個習俗的相關細節與背景。然而，在導覽所提供的資訊當中，不但提及作品本身，同時，也包括清朝時期府城地區的生活。清領時期至日治時期中期（1864-1926 年左右），臺南府城大西門外水仙宮前為五條港地區，意指 5 條港道（新港墘港、佛頭港、南勢港、南河港、安海港）構成的區域，周邊地區商業貿易鼎盛，是臺南地區的經濟動脈。往來船隻由當地盧、郭、黃、蔡、許五大家族掌管碼頭裝卸，在這個背景之下，需要大量勞動力，其中即包括童工。相較於成人薪資，童工只支付半薪，一直到年滿 16 歲，始算成人全薪。因此，小孩滿 16 歲，即於該年農曆 7 月 7 日「七娘媽生」時舉行「做十六歲」儀式，並宴請親朋鄰里（吳秉聲、徐明福，2004；黃建龍，2006：20；臺南市政府，2005）。由以上案例可知，在介紹文學作品的敘述過程中，進而談及臺南的歷史，於是解說除了介紹文學作品的情節，也包括對於過往府城地區生活的描述。小說與書寫超越了文學的範疇，進

一步與歷史結合，也與習俗連結在一起，將文學虛構與想像的成份，轉化成生活實踐的一部分，模糊掉作品與群眾之間的界線，使博物館的展品不再沒有生命，而是生活中的有機物，性質也由虛幻性質再製成為真實。

在解說的脈絡當中，藉由介紹葉石濤小說與相關地景，以府城地區為書寫基礎，內容沿著小說情節發展，展示葉石濤個人、當時某群人的故事。以解說《邂逅》與地景城隍廟的時候為例（2017 年 8 月），解說員以當時的社會背景向聽眾說明：

各位知道二二八事件嗎？二二八就是民國 36 年，政府與社會的衝突事件，之後就是民國 38 至 76 年的戒嚴時期，也就是所謂的白色恐怖。女主角她先生也是這樣就消失了。葉石濤《邂逅》這一篇小說，寫 27 歲的時候被抓，然後坐牢，這個女學生就會來看他，買一些日用品給他用，還鼓勵他不可以再這樣喪志下去了。就是這個場景（手指著城隍廟）。他為什麼被抓，就是他當時去參加一個讀書會，那時候國民政府剛來臺灣的時候，就有一個團體青年的讀書會，說我們要臺灣自治，說青年要出來幫助國家。葉石濤對政治並無興趣，他只是純粹想讓自己中文變更好，然後他的罪名就是知匪不報，判了 5 年，關了 3 年。你想，關出來了，是不是情治單位永遠都記著你，所以只能在自來水廠當工友，顧鍋爐。

本篇小說《邂逅》的情節，即是敘述在戰後臺灣政治社會動盪的時代背景下，主角辜安順、女主角阿桂嫂的故事（葉石濤，2006：265-274），解說員將小說書寫與葉石濤本人的實際經驗結合，也與館內的展品（作家文物）相輔相成（圖 13）。上段文字的重點，除了小說情節，也是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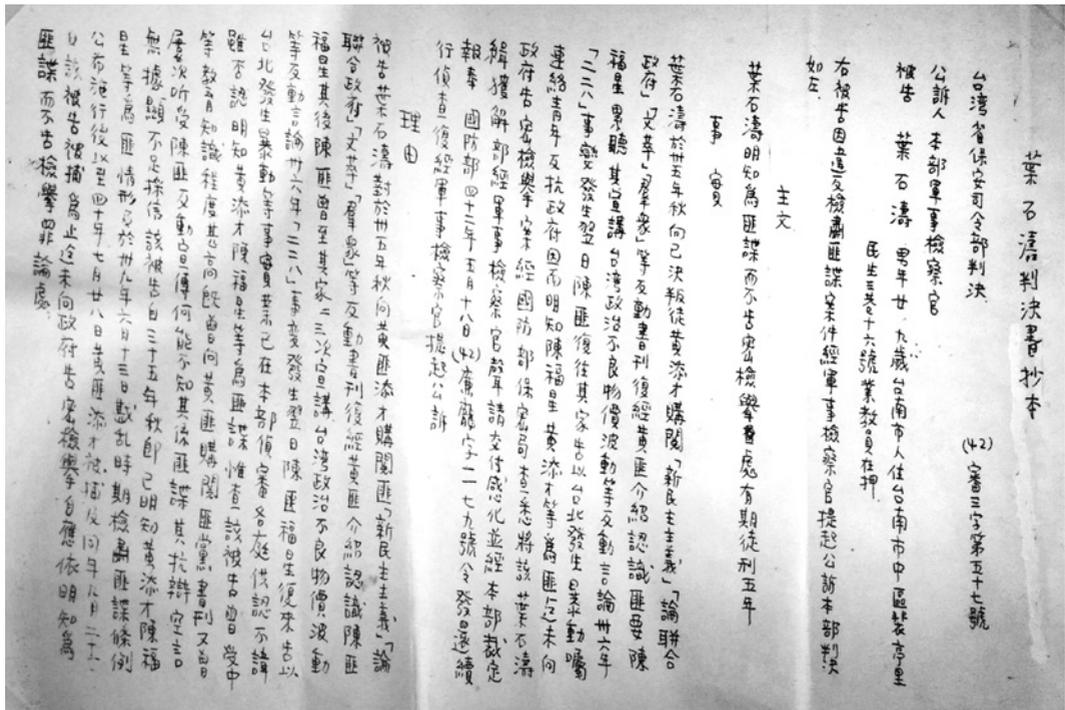


圖 13. 葉石濤文學紀念館中展出的作家文物——判決書。(攝影／姚明俐)

後臺灣的時代特徵，諸如政府箝制言論與思想自由的手段、政治變遷之下的文化斷層、菁英與官方政治理念衝突等等現象。這些背景，不僅是葉石濤本人，也是當時所有臺灣人的經驗，而其所帶來的後續影響，包括一般民眾的心理壓力、菁英階層的政治犧牲等（吳叡人，2016：53）。因此，當解說員介紹這些論述項目時，除了為葉石濤的小說增添真實的社會與政治細節，小說的內容則與政治歷史結合在一起，也因此超越了小說的形式，以及府城地區的區域書寫，並與臺灣集體記憶相結合。透過博物館的展示、解說員的解說活動，葉石濤的小說也因此超越地區文學，躍升成為涵蓋層面更廣的「臺灣」文學。

在介紹小說中的書寫與地景時，解說員話語中所流露出當時的生活模式、在地情感，並非僅侷限在虛實相掩的小說情節之中，或是紀念館中的靜態展覽品，其流暢且生動的敘述，經常超越小說的虛構特

質，或是紀念館中歷史性的靜物，而滲透到現實生活的情境裡。這種介紹方式，使這些小說中的人物與情景，與參觀民眾的想像結合在一起。有時候，解說員在敘述過程中也加入自己的生活經驗（2018年3月）：

許尚智是我爸州立臺南二中的同學，家裡在米街上陶瓷五金行（手指著新美街）。施金池，在《紅鞋子》中化成許尚智，你看這兩個名字發音很接近，那我為什麼要特別講他，因為他就是我爸爸臺南二中的同學，我常常聽我爸爸講他，他的綽號，他的同學都叫他猴子，為什麼咧？因為他長得瘦瘦的像猴子。許尚智，也就是施金池，比較特別，因為咧！他白色恐怖也有抓去關，但是他最後有漂白，做到教育部的副部長。

葉石濤的小說取材於現實，且扎根於

臺南在地場景，地景有些依然存在，有些卻已經在社會變遷之下，不復當年場景，只能由小說文字或是博物館解說，憑弔這些往事，想像文學中的場景。再者，書寫中的時代，距今估計也有數十年以上，對於特別是1980末期出生的千禧世代而言，單有地景或許也很難想像葉石濤書寫的小說場景，例如：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如此一來，又如何與內容共鳴，體會臺灣文學的內涵？從這個層面思考，解說員談到自己的爸爸與小說中經歷過白色恐怖的許尚智是朋友，小說中的人物對於聽眾而言，並非純然僅是陌生人，而是真實存在於解說員社會人際網路中的一員。由於這個因素，引起的社會關係網路想像，使小說人物與聽眾之間形成特殊的連帶關係，就彷彿是父母或祖父母世代皆經歷過的事（Anderson, 2006: 24-25）。這個解說方式，其所敘述的內容搭建起書中人物與現今社會之間的關聯性，使戰後臺灣的白色恐怖時期，不再與現在的時空脫鉤，或僅以文學書寫的虛構形式存在，而是臺灣時代變遷的一環，存在回憶中，象徵共同經歷的過去，也因此串起臺灣所有人的認同。

鄉土：想像中的疆界、國土的範疇

葉石濤文學紀念館的展示，除了投射出府城這塊土地上的物換星移、時代更替之下的臺灣認同構成特徵，也以府城為地理想象的起點，呈現本地區與其他區域之間的關聯性，描繪出臺灣鄉土的範疇輪廓，將臺灣放置在世界史與世界地圖中，呈現「臺灣」為共同體的疆界。

葉石濤文學書寫的情境，通常以府城地區為背景，但有時候府城的在地書寫已經超越了本地區，而跨越到臺灣全島書寫。在敘述的過程中，事物本身的文本互相指涉，呈現府城與其他地區之間的關

係，特別是於解說葉石濤小說情節的時候，例如解說員介紹新町（現今府城保安路、康樂街、大智街一帶）時（2017年5月），除了描述書寫情節：「他表哥就帶他到新町找一個叫阿珍的女子。」也加入額外的解釋，嘗試促使聽眾理解：「在當時，這種女子我們都稱作『賺吃查某』，不一定是臺南人，可能從遠地花蓮新竹過來。」在這個過程中，也介紹府城生活與臺灣其他地區生活之間的聯繫。或是在地景踏查活動中（2017年10月），除了介紹葉石濤小說書寫的背景與情節，更廣泛的區域脈絡也出現於解說內容中。就如介紹小說《叛國者》的地景——臺南市教會時，除了介紹小說內容本身，也提及未出現於小說內文中的西來庵事件：

小說中的叛國者，故事中男女主角的父親，都是噍吧哖事件的叛國者。女主角父親逃亡到上海，男主角父親死掉。男主角的心願就是幫這些前人完成夢想，所以就到日本留學，偷取日本人的飛機設計圖，最後當然是被發現了。對日本人來講就是一個叛國者，對臺灣人來講意義就不同了。余清芳，以日本人的角度來講，是土匪，以臺灣人來講，是烈士；就像書中的男主角一樣。……噍吧哖事件比較嚴重的地方是玉井、左鎮、南溪這一地帶的村莊，有的都遭到屠村，人數有三千位以上。

在上例講解噍吧哖事件中，府城地區的歷史除了與玉井、左鎮、南溪市鎮相關，就如歷史學者所指出，噍吧哖事件為全臺規模的抗日行動（周宗賢，2009），也是葉石濤的小說題材，加上解說員的說明，更提示了本事件的歷史本質與意義，標示出臺灣共同體的意涵。在這層意義上，《叛國者》的介紹過程中，府城地區的事件（區域歷史）因此再製成全臺灣的

歷史。敘述的情節中，事件之間又互為文本，使府城地區的歷史與其他地區的歷史相互關聯，這個過程不僅建構地區之間的關聯性，即臺灣地區鄉鎮之間的連結，也將「臺灣」這個名詞的國族意涵傳達給聽眾。

以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理論觀點而言，國族的疆界發生在民眾的想像裡，區隔本國與他國。在本研究中，解說人員以描述臺灣的地理條件，將臺灣的地理範圍解釋為國族範疇，因而具體化了共同體的想像性質。就如他介紹「度小月」的時候說（2017年7月）：「知道度小月是什麼意思嗎？度小月，老闆原來是捕魚的，但是到七、八月的時候，我們知道臺灣夏季的時候經常有颱風。颱風天他沒辦法出去，所以就挑了擔子，在水仙宮前面賣麵，然後燈籠上寫度小月擔仔麵，所以度小月的意思是這樣。」配合展場內的文字解說：「簡阿淘差不多枯坐了兩個多鐘頭，看隔壁的度小月快要開店了，就打算離座回去，他照例要在度小月吃一碗擔仔麵才回家去的。」將聽眾的理解帶入「度小月」的時空背景，正是於臺灣處四面環海的亞熱帶地區之下，所產生的飲食文化。這段話帶領民眾由府城的當地生活，聯想到臺灣的地理特徵。而這個地理特徵不僅是描述物理情境特徵，更在於傳達想像，想像臺灣與四周海域是區隔島嶼本身與其他地區的邊界，也在這層想像的意象中，投射出「臺灣」為國族共同體的土地範圍。

臺灣國族想像的範疇，也是與中國之間的疆界。就如解說員於地景踏查活動中（2017年9月），介紹府城地區的宮廟「聯境」，在介紹小西門時提到：「保安宮、良皇宮、沙滔宮、神興宮，意思就是這四個宮廟是兄弟交陪境，又稱四安境，共同守護小西門的意思。」除了說明「聯境」的現象，也提供「聯境」的社會歷史背景：

來說一下簡單的歷史，清朝對臺灣，本來沒有要收為版圖，因為當施琅帶兵過來，鄭克塽投降之後，康熙皇帝曾講過一句話：「得之無所加，棄之無所捨。」並沒有很積極想把臺灣納為版圖。但是，施琅知道它的重要，力勸康熙皇帝把臺灣收為版圖，才會最後收為版圖。當時的官跟兵，都不是臺灣人，都必須從大陸過來，所以有一句話叫做：「三年官，兩年滿」（臺語），清朝政府官員通常一任三年，但是到兩年的時候，通常已經沒有心做事，想要回去大陸。臺灣的安定，都是要靠臺灣自己的人來保護自己。所以當地的廟宇，廟與廟之間的聯境、八吉境，由廟這樣連起來，境就是這邊這個範圍，廟與廟之間連起來。所以你會看府城有很多的境，就是當時的街坊，這邊就形成一個民兵團這樣。有十八境、二十一境、六合境。

上述段落中，「聯境」這個概念係指清朝時期臺灣社會的自治現象，由於地理上的隔閡，導致臺灣人自理自治臺灣這塊土地，說明當時臺灣雖然為中國版圖，卻不能真正與大陸視為一個生命共同體。實際上，根據學者指出，街境為清代府城的街坊聚落，「聯境」始出現於保甲制度的實施，是府城防禦組織的基礎。街境的範圍、「聯境」的功能、廟宇的轄境有所不同，但「聯境」內的街境也以宮廟之轄境名來命名者居多。謝奇峰（2013：12）說明街境是屬於清朝戶部管理，街境與廟境有其重疊的部分，但與宮廟並無直接關係。然而，李淑如（2017）指出街境與廟境重疊，為構成「境」組織的兩大重要元素，並影響廟宇「聯境」的形成。例如：乾隆51年（1786）林爽文起義事件，促使府城「境」的成立。同治元年（1861）戴潮春事件，臺灣兵備道洪毓琛將府城內劃分為5段，以廟境為劃分依據，每個區段由一

至兩個「聯境」負責，達到聯合防禦的機制，以為維護地方安全的民間力量。「聯境」複雜的歷史變遷過程，在上述引文論述中隱去，傳達給民眾的是臺灣地方自治的操作實踐，想像清朝時期大陸與臺灣的關係，縱使同屬一個政治統治單位，卻各自有其生活圈。透過這層論述關係，想像中國與臺灣的界線，不僅是地理上的，也是歷史、民俗、生活上的。

結論：葉石濤文學紀念館與當代臺灣國族想像

葉石濤文學紀念館的展覽是以何種方式投射出臺灣的國族想像呢？該館以作家為主題，藉由展覽作家 1925-2008 年的府城生活與小說，而得以延伸。在這個展覽過程之中，扎根於府城與個人生活的書寫，進一步再製成涵蓋性更廣泛的臺灣四百年歷史與集體記憶，而彰顯臺灣的國族論述。從展覽作家生平而言，作家本身經歷由日治時期中期至當代臺灣，但藉由展品與解說員解說之後，這段時間卻往前延伸至明鄭、清領，於展品文本之間，呈現每個時代彼此之間的紐帶，使四百年的時間連續性是府城也是臺灣的歷史，形成這塊土地的認同註記。

在地理空間上，葉石濤文學紀念館的展品，無論是介紹作家或是作品，皆以府城的地理區域為主。然而，葉石濤文學的書寫內容在技術上，特別是透過解說員解說，小說內容與日常生活、宗教習俗、歷史變遷互相結合，在地景踏查活動中，立基於臺南府城地區的書寫場景的地方文學，以紀念館展內的空間為始，進一步延續到生活情境，使小說中的人物與人物、事件與事件、地方與地方之間，因此連結

成更廣泛的脈絡。解說員在解說活動中，不但將文學書寫內容與實際生活情境結合，與紀念館內的展品相輔相成，使文學博物館展品超脫靜物的樣貌，組成流暢的故事。而所提供的資訊除了葉石濤文學，也包括許多小說的歷史背景，使本館的展覽與實際生活，包括日常活動、空間環境等相結合，就如依然活躍於生活中的「做十六歲」民俗、度小月麵攤、林百貨，在說明解說活動中的資訊遠超過紀念館本身所提供的內容，加強了博物館的功能。此外，根據這個實證而言，解說員作為官方論述的延伸，不但由下而上強化了官方目的，也改變了文學博物館的靜態狀況，使博物館的國族論述滲透到大眾的生活中，成為推廣國族認同理念的具體實踐。

葉石濤文學紀念館呈現官方博物館建構國家想像的途徑，以「臺南」文學為基礎，影射出「臺灣」文學的本質。臺南府城不再僅是一個地理名詞，葉石濤也不僅是單一作家，而是一個屬於臺灣的故事，展現臺灣這塊土地上，四百年的時光之中，交織在一起的人事物。葉石濤文學紀念館以作家本人為展覽主題，介紹內容起於作家個人，卻超越個人，是歷史軌跡、社會文化的投射。將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事物連結在一起，每一段書寫與介紹，都拼貼成共同的回憶 (common memory)，圈劃出鄉土的範疇；這個範疇，呈現臺灣共同體的疆界，區分中國與臺灣，描繪出臺灣國族想像的輪廓。

誌謝

本文感謝兩位審查者提供寶貴意見，讓文章更臻完善，特此致謝。

參考文獻

- 王嵩山，2005。體現文學的疆界，想像與知識的道路，頁：105-108。臺北：稻鄉出版社。
- 吳秉聲、徐明福，2004。繁華消逝：一個地方空間的轉化——以臺灣（臺南）府城五條港區為對象（1864-1926），建築學報，45：23-41。
- 吳叡人，2016。三個祖國：戰後初期臺灣的國家認同競爭（1945-1950），收錄於蕭阿勤、汪宏倫編，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頁：23-82。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呂正惠，1988。評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1)：221-232。
- 李俊宏、蔡玲瓏，2014。文學空間之營運現況：以臺灣高雄市美濃區鍾理和文學紀念館為例，2014 文化創意永續經營與前瞻研討會論文集，頁：22-40。
- 李淑如，2017。從江南到臺南：臺南總趕宮總管傳說之演變與信仰網絡的形成，臺灣文學研究學報，25：117-157。
- 周宗賢，2009。論噍吧哖事件的發生與政治、社會、經濟的關係，淡江史學，20：63-89。
- 林中力，2010。地方與世界的辯證：臺灣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論述及其文化意涵，東吳中文學報，19：369-396。
- 林佩蓉，2009。在文學與博物館之間：走一條互相扶持的路，臺灣文學館通訊，25：64-67。
- 殷寶寧，2018。是展品？還是空間盒子？從古蹟活化再生到博物館建築與展示轉化歷程個案研究，博物館學季刊，32(1)：59-83。
- 耿鳳英，2011。誰的故事？論博物館展示詮釋，博物館學季刊，25(3)：99-111。
- 陳佳利，2011。博物館中的文學風景：臺灣文學博物館的發展脈絡與展示內涵之研究，博物館學季刊，25(1)：39-66。
- 彭瑞金，2007。是臺灣文學的家，不是作家的窩，文訊，頁：76-77。
- 黃武達、小川英明、內藤昌，1995。日治時期之臺版是近代都市計畫（一）：都市計畫之萌芽與展開，都市與計畫，22(1)：99-122。
- 黃建龍，2006。王城氣度。臺南：臺南市文化基金會。
- 葉石濤，1987。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
- ，2006。葉石濤全集（小說卷五）。高雄：高雄市政府。
- 臺南市政府，2005。做十六歲的由來。臺南：臺南市政府。
- 臺南市新聞電子報，2012。葉石濤文學紀念館開館：賴市長感念葉老文學貢獻，第 32 期（2012/ 8 月/17 日），<http://www.liberal.ncku.edu.tw/index.php?option=module&lang=cht&task=pageinfo&id=362&index=3>。
- 盧淑芳，2011。空間語境與歷史暴力：論葉石濤 1965 後復出階段的鬼魅書寫，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3：127-166。
- 蕭阿勤，2000。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臺灣史研究，6(2)：77-138。
- 謝奇峰，2013。臺南府城聯境組織研究。臺南：臺南市文化局。

- Anderson, B.,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Bearman, D. and Geber, K., 2008. Transforming cultural heritage institutions through new media.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3 (4): 385-99.
- Bechhofer, F. and McCrone, D., 2013. Imaging the nation: Symbols of national culture in England and Scotland. *Ethnicities*, 13(5): 544-564.
- Best, K., 2012. Making museum tours better: Understanding what a guided tour really is and what a tour guide really does.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7(1): 35-52.
- Corse, S. M., 1997.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 Billig, M., 1995.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 Bourdieu, P., 1996.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 Court, F., 1992. *Institutionalizing English Literature: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Literary Study, 1750-19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 Doyle, B., 1989. *English and Englishness*. London: Routledge.
- Edensor, T., 2002. *National Identity, Popular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Oxford: Berg.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 MacGregor, N., 2014. *Germany: Memories of a Na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 Marsh, K., 1993. *Writers and Their Houses: A Guide to the Writer's House of England, Scotland, Wales and Ireland: Essays by Modern Writers*. London: Hamish Hamilton.
- McCrone, D., Morris, A. and Kiely, R., 1995. *Scotland, the Brand: The Making of Scottish Heritage*.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 McCrone, D., 2001. *Understanding Scotland: The Sociology of a Nation*. London: Routledge.
- Smith, A., 2010. *Nationalism: Theory, Ideology,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 Smith, L. and Campbell, G., 2016.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Heritage, affect and emotion. *In*: Logan, L., Nic Craith, M. and Kockel, U. (Eds.), 2016, *A Companion to Heritage Studies*, pp. 443-460. New York: Wiley.
- Wang, H.-L., 2004. National culture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and language in Taiwan, 1949-2003.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nd History*, 46 (4): 786-815.
- Watson, N. J., 2006. *The Literary Tourist: Readers and Places in Romantic and Victorian Britain*.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Young, L., 2015. Literature, museums, and national identity; or, why are there so many writers' house museums in Britain? *Museum History Journal*, 8(2): 229-246.

作者簡介

姚明俐現任國立臺南大學教育系兼任助理教授。

附錄一：本研究田野調查時間 & 地點紀錄表

日期	路線：中西區（一）
2017/07/29	葉石濤文學紀念館→警察局→臺南州廳→市議會→大正公園→消防署→銀座通→度小月→土地銀行→林百貨→五帝廟→勤善堂→打石街→臺南郵局本局→天公廟→草花街→鞋街→竹仔街→打銀街→中央市場→蕃薯崎圖書館→傀儡巷→萬福庵→施家大厝→范進士街→外媽家→赤嵌樓→代書館街→臺南女子公學校→蕃薯寮市→石鐘臼→米街→大天后宮→葫蘆巷→武廟→武廟街→本町派出所→大井頭→皇后戲院→蝸牛巷→祈福國小→葉石濤文學紀念館。
2018/03/24	
日期	路線：中西區（二）
2017/04/29	葉石濤文學紀念館→孔子廟→末廣公學校（一）→忠烈祠→馬兵營街→臺南監獄→稅捐處→大南門→廣播電臺→桶盤線→末廣公學校（二）→臺南女子第二中學校→自來水機構→臺南女子第一中學校→總督府師範學校→小南門→大埔街→延平郡王祠→喜鵲巷→順生醫院→萬川餅舖→城隍爺廟→高砂町→嶺後街→公會堂→太平境教會→葉石濤文學紀念館。
2017/08/26	
日期	路線：西區、北區
2017/05/27	葉石濤文學紀念館→芒果林→天理教會→下大道良皇宮→小西門→西門町→宮古座→蝴蝶巷→寶美樓→米街→施進士第→五金行→冥紙店→大銃街→豆油間→寶公學校→大舞臺→興南客運總站→普濟殿→佛頭港街→水仙宮→看西街教堂→牛磨後→淺草鬧市→蕃薯港→黑橋牌肉鬆店→盛場→黑橋→運河→新町→南廠→西門教堂→葉石濤文學紀念館。
2017/09/23	
日期	路線：東區
2017/06/24	葉石濤文學紀念館→西來庵→城隍爺廟→辜婦媽廟→東門城→東門市場→耶穌學校→家政女中→竹園町→州立臺南二中→火車站→中華日報→省立醫院→七娘媽廟→葉石濤文學紀念館。
2017/10/28	

National Imagination and Museums: Discourse on National Literature – Case Study of the Yeh Shyr-Tao Literary Memorial Museum

Ming-Li Yao*

Abstract

In 2012, a former forestry office,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25, the year writer Yeh Shyr-Tao was born, was chosen as the space for a literary museum by the Tainan City Government. Through the case of the Yeh-Shyr-Tao Literary Memorial Museum, this research aims to discuss how the government advocates local culture as a means to construct national identity. The methodology includ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textual associations among the museum exhibits, to derive a clear sense of how this museum represents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aiwan. In addition, regularly scheduled guided tours of the surrounding outdoor literary landscapes are an extension of this museum's discourse. Based on exhibitions and guided tours, as well as Yeh's life and literary works, literary activities appear to strengthen Taiwan'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e intertextual links of the exhibited material, integrated with the people, hist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literary landscape, show that it plays a larger role than just static objects. For this reason, the Yeh Shyr-Tao Literary Memorial Museum is an ideal case for representing the official strategy to redefine national imagination and to reshape contemporary Taiwan's identity.

Keywords: national identity, literary landscape, Tainan, Yeh Shih-Tao Literary Museum, tour guide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E-mail: s0930143@gmail.com